

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静态与动态比较分析^①

李 博¹ 张全红¹ 周 强² [美] Mark Yu³

(1.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环境资源学院;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3. 美国塔尔顿州立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研究目标: 从家庭层面对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态进行静态和动态比较, 定量分析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相互影响。**研究方法:** 利用 A-F 双界限法测度多维贫困, 借助联合概率分布矩阵和动态转移矩阵考察两种贫困的状态转换及其动态偏离情况。**研究发现:** 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和状态转换率相差不大, 但两种贫困家庭之间却存在巨大的静态和动态偏离, 2014 年中国两种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仅为 17%, 2010~2014 年在收入脱贫 (或入贫) 的家庭中同时发生多维脱贫 (或入贫) 的家庭占比一般不超过 20%; 深度贫困家庭减贫进展缓慢。**研究创新:**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提供的面板数据, 有助于分析家庭贫困变动的长期效应; 按家庭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组, 并比较各组家庭之间两种贫困的静态偏离情况; 将两种贫困的偏离分析由静态层面拓展到动态层面。**研究价值:** 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经验证据, 为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数据支撑。

关键词 收入贫困 多维贫困 A-F 双界限法 静态偏离 动态偏离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 人们通常将贫困视为满足个体或家庭基本需求^②的收入不足的现象, 并利用收入贫困线 (Ravallion, 2016) 来识别贫困群体, 本文中称这种贫困为“收入贫困”。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en 的开创性研究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认知, Sen (1976、2000) 认为, 贫困的本质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 一个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教育、健康、饮用水、住房、卫生设施等多个维度, 本文中称其为“多维贫困”。

从理论上讲,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早期学者们提出的“贫困陷阱”理论^③很好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收入不足使人们没钱上学、没钱看病、改善

^①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及政策研究”(16BGL125) 和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湖北省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研究”(16ZD031) 的资助。通讯作者: 张全红。

^② 基本需求包括食物和非食物两部分。食物需求通常按每人每天摄入 2100 卡路里热量计算, 并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食物贫困线, 一般认为穷人的恩格尔系数在 60% 以上, 衣着和住房等非食物需求就根据食物贫困线和 60% 的恩格尔系数进行估算, 将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加总便可得到用货币表示的收入或消费贫困线。

^③ 纳克斯于 1953 年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 纳尔逊于 1956 年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缪尔达尔于 1957 年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 均属于“贫困陷阱”理论。

生活环境,从而陷入多维贫困,反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健康状态不好的人,往往也难以赚取较高的收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关注“投入”,即人们是否拥有足够收入来购买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而后者则直接聚焦“结果”,即人们是否已经拥有了实现基本可行能力所需的物品和服务(Haughton和Khandker, 2009)。而诸如医疗保障、义务教育、通水通电等往往都涉及政府及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存在市场失灵现象(Bourguignon和Chakravarty, 2003; Santos和Villatoro, 2018),即使人们拥有足够的收入也并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些物品或服务(Hulme和Shepherd, 2003; Dhongde和Haveman, 2017)。

一些利用横截面数据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静态比较的经验研究证实了两种贫困之间存在较大的偏离。根据不丹国官方人口测度结果,有12%的家庭属于收入贫困,12.7%的家庭属于多维贫困,但只有3.2%的家庭既属于收入贫困也属于多维贫困,智利的官方贫困测度数据也显示,14.4%的家庭是收入贫困的,20.4%的家庭是多维贫困的,然而,只有5.5%的家庭同时属于两种贫困(Tran等, 2015)。冯贺霞等(2015)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的静态重合度^①也仅为30.62%。

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动态比较的研究目前还很少,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Baulch和Masset(2003)、Gunther和Klasen(2009)将20世纪90年代越南的收入贫困与营养不良、教育剥夺进行比较发现,营养和教育剥夺相比收入贫困改善更小,多维贫困通常比收入贫困更持久。Tran等(2015)的研究则表明,越南2007~2010年收入贫困取得了明显改善,而多维贫困的状况则发生了先改善后恶化的波动。然而,Alkire等(2017)所做的包括34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却显示,在一半以上的国家中,多维减贫比收入减贫的速度更快。

近年来,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斐然,按照2011年提高后的官方贫困线(2010年价格下的2300元/人/年)计算,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的17.27%下降至2016年的4.5%,2013~2016年四年间,累计脱贫5564万人(朱梦冰和李实, 2017)。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到2020年总体扶贫目标中明确要求: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其中“两不愁”对应摆脱收入贫困,而“三保障”则对应摆脱多维贫困,可见精准扶贫战略希望能够兼顾收入减贫和多维减贫两个方面。那么,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现状及其关系如何,收入减贫和多维减贫的速度和模式是否相似,一个家庭是否会同时摆脱两种贫困,收入的提高能否促进多维减贫?这些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借助中国2010~2014年家庭追踪调查样本,结合 Λ -F方法,对考察期内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根据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将样本进行了分组,对不同组别家庭两种贫困的静态偏离关系进行比较;采用联合概率分布矩阵和动态转移矩阵系统考察了两种贫困的状态转换及其动态偏离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收入贫困状态转换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

二、方法和数据

1. 收入贫困的测算方法

本文遵循FGT指数方法(Foster等, 1984、2010),分别采用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差距

^①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重合度=收入贫困且多维贫困人口/(收入贫困人口+多维贫困人口-收入贫困且多维贫困人口)。如果两者完全重合,则重合度为1,完全偏离,则重合度为0。

比 (poverty gap ratio) 来衡量收入贫困的广度和深度, 公式如式 (1):

$$P = \frac{1}{n} \sum_{i=1}^q \left[\frac{z - y_i}{z} \right]^\alpha \quad (1)$$

其中, n 代表样本家庭的总户数, q 代表收入贫困家庭户数, z 是收入贫困线, y_i 代表第 i 户收入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当 $\alpha=0$ 时, 式 (1) 代表收入贫困发生率, 当 $\alpha=1$ 时, 式 (1) 代表收入贫困差距比。

2. 多维贫困的测算方法

目前在各种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中, A-F 双界限法 (王小林, 2012; 张全红和周强, 2015) 是最为成熟, 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本文遵循 A-F 方法框架, 利用多维贫困指数 (MPI) 来衡量样本家庭多维贫困整体情况, 并将其分解为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和平均剥夺程度 (A), 分别用以衡量多维贫困的广度和深度。

MPI 的计算方法如下: 用 n 表示样本家庭的总户数, d 表示福利指标数量, y_{ij} 表示第 i 户家庭在第 j 项福利指标上的赋值, z_j 表示第 j 项福利指标的剥夺临界值或贫困线, w_j 表示第 j 项福利指标的权重 ($\sum_{j=1}^d w_j = 1$)。首先构建剥夺矩阵 h , 其元素取值为: 若 $y_{ij} < z_j$ (即第 i 户家庭在第 j 项福利指标上遭受剥夺), 则 $h_{ij} = w_j$; 若 $y_{ij} \geq z_j$ (即第 i 户家庭在第 j 项福利指标上未遭受剥夺), 则 $h_{ij} = 0$ 。在剥夺矩阵 h 的基础上, 可构建剥夺得分列向量 $c = (c_1, c_2, \dots, c_n)'$, 其中 $c_i = \sum_{j=1}^d h_{ij}$, 表示第 i 户家庭的剥夺得分。如果家庭剥夺得分超过了设定的多维贫困临界值 k , 则被判定为多维贫困家庭。为聚焦贫困人口并便于进一步计算, 我们从剥夺矩阵 h 中删除非多维贫困家庭的数据, 也就是说, 如果第 i 户家庭是非多维贫困的, 则将剥夺矩阵 h 中第 i 行的所有数据均用 0 代替, 由此得到一个新矩阵 h^k 。 h^k 剔除了非贫困家庭的指标剥夺信息, 突出显示了所有多维贫困家庭的加权剥夺情况。基于 h^k 又可以构建一个新的剥夺得分列向量 $c^k = (c_1^k, c_2^k, \dots, c_n^k)'$, 其中 $c_i^k = \sum_{j=1}^d h_{ij}^k$ 。在 c^k 中, 如果第 i 户家庭是非多维贫困的, 则其剥夺得分为 0。

通过以上步骤, 我们可以计算出样本的多维贫困指数 (MPI), 即矩阵 h^k 的均值乘以福利维度 d , 公式如下:

$$MPI = d \cdot \mu(h^k) \quad (2)$$

MPI 可以被分解为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和平均剥夺程度 (A) 两部分, $MPI = H \times A$, H 和 A 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q 为多维贫困家庭数量:

$$H = \frac{q}{n} \quad (3)$$

$$A = \frac{\sum_{i=1}^q c_i^k}{q} \quad (4)$$

在 MPI 的维度、指标和权重设置方面, 本文主要参照《人类发展报告 (2010)》提出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 (Alkire 和 Santos, 2014), 同时为兼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 对部分指标及剥夺临界值设置进行了调整。本文中 MPI 体系由 3 个维度和 10 项指标构成, 各指标剥夺临界值及权重设置详见表 1。

与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相同,本文中教育维度选取教育年限和适龄入学两项指标。如果家庭任一16岁及以上成员没有完成6年义务教育,则认定该家庭在教育年限上受剥夺。如果家庭中存在6岁至17岁的孩子失学或未上学的情况,则认定该家庭在适龄入学指标上受剥夺。健康维度选取营养和健康功能两个指标。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营养指标采用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①来衡量,其临界值参照王春超和叶琴(2014)对中国的研究,设为18.5千克/平方米。如果家庭中存在16岁以上成年人的BMI低于18.5千克/平方米的情况,则该家庭被认定在营养指标上受剥夺(Baulch和Masset, 2003)。如果家庭任意成员在过去半年内遭受重大疾病或伤害且未及时就医,则该家庭被认定在健康功能指标上受剥夺。生活水平维度共选取6项指标,分别为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通电、住房和资产。如果家庭使用动物粪便、木头、秸秆等燃料而非清洁燃料(液化气、天然气、电等)作为常用做饭燃料,则在做饭燃料指标上被视为贫困。如果家庭未能使用室内冲水或室内马桶(包括无冲水),则在卫生设施指标上被视为贫困。如果家庭未能使用自来水、矿泉水、纯净水或过滤水作为饮用水源,则在饮用水指标上被视为贫困。如果家庭住房未通电或经常断电,则在通电指标上被视为贫困。如果家庭日常生活中存在下列住房困难之一,包括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老少三代同住一室、12岁及以上异性子女同住一室、有的床晚上架起白天拆掉、客厅里也架了床,则在住房指标上被视为贫困。如果家庭最多只拥有下列家用电器或交通工具中的一项,包括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电扇、电脑、微波炉、电饭煲、电话、手机、高压锅、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则在资产指标上被视为贫困。

一般认为,以上三个维度对于家庭福利来说同等重要,各维度内的不同指标也同样重要,因此本文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维度和指标的双重等权重方法,三个维度各占1/3权重,每一维度下各项指标拥有相同权重。(见表1)。

表1 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指标、剥夺临界值及权重设置

维 度	指 标	剥夺临界值	权 重
教育	教育年限	家庭16岁及以上成员没完成6年义务教育的 ^② ,赋值1。	1/6
	适龄入学	家庭存在1名或多名6岁至17岁孩子失学或未上学的,赋值1。	1/6
健康	营养	家庭中存在16岁以上成年人BMI低于18.5千克/平方米的,赋值1。	1/6
	健康功能	任意成员过去半年遭受重大疾病或伤害且未及时就医的,赋值1。	1/6
生活 水平	做饭燃料	常用的做饭燃料不属于清洁燃料的,赋值1。	1/18
	卫生设施	厕所不属于室内冲水、室内马桶(包括无冲水)的,赋值1。	1/18
	饮用水	饮用水不属于自来水、矿泉水、纯净水或过滤水的,赋值1。	1/18
	通电	家庭住房无电力供应或经常断电的,赋值1。	1/18
	住房	家庭日常生活中存在住房困难的,赋值1。	1/18
	资产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主要资产最多只拥有一项的,赋值1	1/18

3. 两种贫困的识别标准

在收入贫困的识别方面,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被各国政府和研究者普遍接受和采

^① BMI(身体质量指数)是原用于公众健康研究的指标,计算方法为BMI=体重(千克)÷身高(米)²。

^② 包含了小学中途辍学(未读满六年)和文盲(没有上过学)。

用。过去人们熟知的世行标准是 1 美元/天、1.25 美元/天、2 美元/天,而 2015 年 10 月世行对其进行了修订,将国际贫困线的低标准由 1.25 美元/天提高至 1.9 美元/天,高标准由 2 美元/天提高至 3.1 美元/天,修订后的世行低标准与中国官方贫困线十分接近(采用购买力平价指数折算,详见表 2)。本文将采用 1.9 美元/天和 3.1 美元/天两个世行标准来识别深度和轻度收入贫困,这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情况,也符合国际比较研究的需要。

根据全球多维贫困指数,家庭受剥夺程度 k 值在 10% 至 20% 之间,其贫困风险相对较低;剥夺程度超过 20%,贫困风险就逐渐上升。因此,许多研究采用 $k=20\%$ 作为识别轻度多维贫困的临界值,依次采用 $k=30\%$ 和 $k=40\%$ 作为识别更深程度多维贫困的临界值。然而,本文的重点在于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静态和动态比较,需要在两种贫困的发生率比较接近时考察它们的偏离程度。为此,本文在不同贫困识别标准下对两种贫困的发生率进行了对比(见表 3)。结果显示, $k=25\%$ 时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 3.1 美元/天的收入贫困发生率十分接近,而 $k=30\%$ 时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 1.9 美元/天时的收入贫困发生率比较接近。所以后文中主要采用 $k=25\%$ 和 $k=30\%$ 作为识别不同程度多维贫困的临界值(与 3.1 美元/天和 1.9 美元/天两条收入贫困线相对应)。

表 2 2010~2014 年中国官方收入贫困线与世行收入贫困线的对比 (单位:元/年)

年 度	中国官方标准	世行低标准: 1.9 美元/天	世行高标准: 3.1 美元/天
2010	2300	2295	3744
2011	2424	2431	3966
2012	2487	2444	3987
2013	2551	2459	4011
2014	2610	2605	4249

注:本文采用各年的 CPI 指数对贫困线进行了平滑,以确保数据的可比性。

表 3 不同识别标准下两种贫困发生率的对比 (单位:%)

收入贫困					多维贫困				
临界值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0~2014 年	临界值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0~2014 年
3.1 美元/天	33.81	23.79	22.25	-11.56	$k=25\%$	34.1	28.3	23.34	-10.76
1.9 美元/天	18.51	15.3	14.37	-4.15	$k=30\%$	24.42	17.77	14.53	-9.89

4. 数据说明

由于本文试图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静态和动态比较分析,所以对数据的连续性、可比性,以及样本覆盖范围均有较高要求。通过对现有公开家庭调查数据的比较,本文选择了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三个年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①,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健康等众多内容,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 于 2010 年正式开展访问,目前已全面公开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度数据,部分公开 2016 年数据。在数据的处理上,我们首先剔除了无效和漏缺数据,然后跟踪匹配了 2010

^① CFPS 由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

年、2012年和2014年三个年度均参加了调查的家庭样本，删除了那些中途进入或退出的家庭样本。经过处理后的有效样本为每年10148户家庭。从样本家庭分布看，城市家庭为4783户（47.13%），农村家庭为5365户（52.87%）；东部地区家庭为3538户（34.86%），中部地区为2460户（24.24%），西部地区为2563户（25.26%），东北部地区为1587户（15.64%）。表4列出了2014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14年）

变 量	变量描述	样本量	均 值	标准差
户主性别	男=1，女=0	10148	0.497	0.500
户主年龄	单位：岁	10148	46.340	17.591
户主户籍	农业户籍=1，非农业户籍=2	10148	1.288	0.453
户主受教育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4，大专=5，大学本科=6，硕士=7，博士=8	10148	2.552	1.495
家庭人均纯收入	2010年可比价格，单位：元	10148	14464.56	20415.94
教育年限	16岁及以上成员没完成6年义务教育的=1，否则=0	10148	0.195	0.396
适龄入学	6~17岁成员至少有1名辍学或未上学=1，否则=0	10148	0.042	0.201
营养	16岁以上成人BMI低于18.5 kg/m ² 的=1，否则=0	10148	0.213	0.410
健康功能	过去半年任意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疾病或伤害且并未及时就医的=1，否则=0	10148	0.102	0.303
做饭燃料	常用的做饭燃料不属于清洁燃料的=1，否则为0	10148	0.379	0.485
卫生设施	厕所不属于室内冲水、室内马桶的=1，否则=0	10148	0.578	0.491
饮用水	家庭没有清洁饮用水的=1，否则=0	10148	0.319	0.466
通电	家庭通电且不会经常断电的=1，否则=0	10148	0.028	0.164
住房	家庭有住房困难的=1，否则=0	10148	0.166	0.372
资产	彩电、冰箱等主要资产最多只拥有一项的=1，否则=0	10148	0.007	0.084

由于各多维贫困指标间难以避免存在相互解释的现象，例如，教育通常与健康相关（Cutler和Lleras-Muney，2010），也与收入水平相关（Becker，1994）。但如果所选指标间的相关性过高，则说明存在一些冗余的指标设置，这样的指标对多维度反映家庭受剥夺状况贡献很小，甚至会降低MPI的准确性。为确保指标设置的科学性，我们计算了所选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即克雷默V值（Cramer's V值）^①，见表5。结果显示，各指标间的相关性较弱，并不存在高度相关的指标。教育维度方面，受教育年限和其他指标的相关性略高，平均相关系数也仅为0.075，这与Becker（1994）的分析结果比较吻合，适龄儿童入学率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则相对较小，这与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及的9年义务教育政策有关。健康维度方面，营养指标与其他大部分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不到0.1，因为家庭成员营养水平的高低，不仅与家庭当前财富及其他特性有关，还与家族基因、儿童时期精神和心理状况以及成长环境密切相关（Tran等，2015），健康功能同其他指标的相关性

^① Cramer's V值是列联表卡方检验（Chi square test）拒绝虚无假设后计算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主要日的在衡量2个类别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即衡量变量间相关系数强度的指标。相比其他统计系数，如Pearson相关系数，Cramer's V值更加适合于分析2个列联表中的2个相关系数强度的比较。

也较弱（均低于 0.1），因为本文采用家庭成员患疾病或伤害来度量健康功能，该指标不仅受家庭财富等因素影响，还受环境条件和意外伤害等外生变量影响。生活水平维度的 6 个指标中，做饭燃料、卫生设施和饮用水这 3 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这 3 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也略高于其他指标，通电、住房和资产 3 个指标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较小。由于这些指标之间并不存在强相关性，这意味着每项指标都能反映不同维度的贫困信息（Alkire 等，2015）。同时，从理论上讲它们也都是反映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千年发展目标和人类发展指数中均有涉及。因此，本文选取上述 10 项指标构建 MPI 指数是合理的。

表 5 各多维贫困指标间的克雷默 V 值（2014 年）

	教育年限	适龄入学	营养	健康功能	做饭燃料	卫生设施	饮用水	通电	住房	资产
教育年限	1.000									
适龄入学	0.089*	1.000								
营养	0.074*	0.019	1.000							
健康功能	0.041	0.004	0.040	1.000						
做饭燃料	0.168*	0.118*	0.130*	0.057*	1.000					
卫生设施	0.137*	0.074*	0.075*	0.065*	0.453*	1.000				
饮用水	0.076*	0.028	0.063*	0.042*	0.324*	0.294*	1.000			
通电	0.040*	0.050*	0.025*	0.073*	0.081*	0.044*	0.072*	1.000		
住房	0.020	0.041	0.052*	0.035	0.066*	0.086*	0.011	0.059*	1.000	
资产	0.033*	0.020	0.030*	0.010	0.062*	0.053*	0.020	0.026*	0.027*	1.000

注：* 表示在 1% 水平下显著。

三、分析结果

1.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变化特征

表 3 显示，无论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在 2010~2014 年期间均呈现下降趋势。使用 1.9 美元/天和 3.1 美元/天两个不同标准识别收入贫困，所得到的 2010~2014 年间贫困发生率的降幅相差较大，前者为 4.15 个百分点，后者为 11.56 个百分点，说明深度收入贫困家庭的脱贫速度较慢。而在多维贫困发生率变化方面，无论使用 $k=30\%$ 还是 $k=25\%$ 作为临界值，2010~2014 年多维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均在 10 个百分点左右。

在收入贫困深度方面，表 6 显示，在整个考察期，无论采用哪条贫困线，收入贫困差距比均显著下降，且 2012~2014 年的降幅明显超过 2010~2012 年。

表 6 收入贫困差距比的变化 (单位：%)

贫困线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0~2012 年降幅	2012~2014 年降幅
1.9 美元	7.8	7.1	4	8.97	43.66
3.1 美元	15.1	12.2	9.4	19.2	22.95

为能捕捉到更多的有关多维贫困变化特征的信息，我们分别选取了 $k=20\%$ 、 $k=30\%$ 和 $k=40\%$ 三重临界值，用于识别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临界值越大说明受剥夺程度越高。依据不同标准，分别计算了 3 个考察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 (MPI)、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和平均剥夺程度 (A), 以及这三项指标的时期变化量, 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计算结果见表 7。

表 7 多维贫困的变化特征

	临界值 k	2010 年	2010~2012 年变化	2012 年	2012~2014 年变化
多维贫困指数	$k=20\%$	0.144	-0.022*** (0.002)	0.122	-0.021*** (0.002)
	$k=30\%$	0.097	-0.027*** (0.002)	0.069	-0.012*** (0.002)
	$k=40\%$	0.038	-0.012*** (0.002)	0.026	-0.002** (0.001)
多维贫困发生率	$k=20\%$	0.432	-0.046*** (0.006)	0.386	-0.068*** (0.006)
	$k=30\%$	0.244	-0.067*** (0.005)	0.178	-0.032*** (0.005)
	$k=40\%$	0.076	-0.024*** (0.003)	0.052	-0.005** (0.003)
平均剥夺程度	$k=20\%$	0.333	-0.034*** (0.001)	0.315	-0.022*** (0.001)
	$k=30\%$	0.397	-0.042*** (0.002)	0.391	-0.018*** (0.002)
	$k=40\%$	0.504	-0.039*** (0.002)	0.495	-0.013*** (0.002)

注: 变化显著性采用 Wald 检验方法, **、*、* 分别表示在 99%、95% 和 90% 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负号表示指标值下降了。

通过对两个时期之间指标值的比较发现, 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平均剥夺程度这三项指标值在两个时期均显著降低, 而后一时期的降幅普遍小于前一时期。说明随着经济、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在多维减贫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进一步推进多维减贫的难度正在加大, 速度也将放缓。

通过对三重识别标准之间指标值的比较发现, 剥夺程度较高 ($k \geq 40\%$) 的家庭在三项指标上的降幅均普遍小于剥夺程度较低 ($20\% \leq k < 40\%$) 的家庭。在 2010~2012 年间, $k \geq 40\%$ 的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的降幅还不到 0.01, 远低于剥夺程度较低的家庭, 其平均剥夺程度的降幅也仅为 0.013, 同样低于剥夺程度较低的家庭。中国目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入攻坚拔寨时期, 深度贫困家庭应该得到高度关注。

根据多维贫困指数的构建方法可知, 多维贫困指数的变化是由各单项指标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引起的。表 8 中显示了三个不同年份下各单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 以及 2014 年各单项指标对样本家庭 MPI 的贡献度。可以看出, 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和饮用水这 3 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最高, 介于 30%~60% 之间; 其次是教育年限、营养、健康功能和住房, 占比均超过 10%; 另外 3 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低。此外, 2010~2014 年, 各单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普遍下降, 以做饭燃料和饮用水两项指标的降幅最为明显, 当然也有少数指标的贫困发生

率出现波动,如教育年限、健康功能和住房。从单项指标对 *MPI* 的贡献度来看,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对 *MPI* 的贡献度普遍也较大,另一个影响贡献度的重要因素则是指标权重。营养、教育年限、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和饮用水 5 项指标的贡献度总和达到 88.11%。

表 8 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及变化 (单位: %)

指 标	单项指标贫困发生率			单项指标对 <i>MPI</i> 的贡献度 (2014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教育年限	23.12	23.55	19.49	21.33
适龄入学	8.17	5.92	4.23	1.40
营养	25.35	24.32	21.35	21.38
健康功能	14.31	17.05	10.22	3.33
做饭燃料	51.12	40.70	37.91	13.49
卫生设施	63.24	58.24	57.75	20.55
饮用水	43.82	37.38	31.92	11.36
通电	4.04	4.00	2.76	0.98
住房	18.38	14.15	16.63	5.92
资产	2.03	1.09	0.71	0.26

注: 多维贫困在 $k=30\%$ 临界值下测度。

2.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静态比较

分别以 1.9 美元/天和 $k=30\%$ 作为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识别标准,则 2014 年在全部样本家庭中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分别为 14.37% 和 14.53% (见表 3),在如此接近的贫困发生率背后两种贫困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呢? 为便于说明,我们将样本家庭分为 4 组,其中 A 组为收入贫困但非多维贫困家庭, B 组为多维贫困但非收入贫困家庭, AB 组为收入贫困且多维贫困家庭, C 组为既非收入贫困亦非多维贫困家庭。图 1 用维恩图的形式展示了 4 组家庭在样本中的占比情况,不难看出,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重合部分较小,两者之间的静态偏离程度很高。在收入贫困家庭中仅有 28% ($4.01\%/14.37\%$) 的家庭同时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而在多维贫困家庭中同样仅有约为 28% ($4.01\%/14.53\%$) 的家庭同时处于收入贫困。利用集合运算概念,可以计算出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仅为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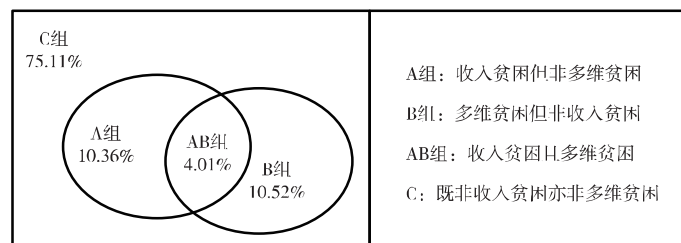


图 1 维恩图：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家庭的关系

那么,为何收入贫困群体和多维贫困群体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静态偏离呢? 如果收入上的贫困能在较大程度上导致多维福利指标受剥夺,而各福利指标受剥夺也能显著提高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那两种贫困群体的偏离度就应该处于较低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为解

释这一现象,我们计算了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各福利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克雷默 V 值),见表 9。结果显示,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各福利指标之间的联系是很有限的。虽然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各福利指标之间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普遍较低,介于 0.050 至 0.209 之间。只有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两项多维贫困指标与收入贫困的相关系数超过了 0.2,之所以如此,与这两项指标具有明显高于其他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有关(表 8 显示 2014 年 10 项指标中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就是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分别为 37.91%和 57.75%)。

表 9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福利指标之间的克雷默 V 值(2014 年)

	收入贫困		收入贫困
教育年限	0.102*	卫生设施	0.209*
适龄入学	0.108*	饮用水	0.108*
营养	0.058*	通电	0.054*
健康功能	0.050*	住房	0.059*
做饭燃料	0.209*	资产	0.093*

注:*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收入贫困按 1.9 美元/天的贫困线计算。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不同分组的贫困特征,我们测算了各组家庭的贫困深度,图 2 比较了 A 组和 AB 组的收入贫困深度(贫困差距比)以及 B 组和 AB 组的多维贫困深度(平均剥夺程度)。结果显示,AB 组的收入贫困深度超过 A 组,同时 AB 组的多维贫困深度也超过 B 组。由此可见,深度贫困家庭更容易同时陷入收入和多维双重贫困。在制定扶贫政策时,应重点关注双重贫困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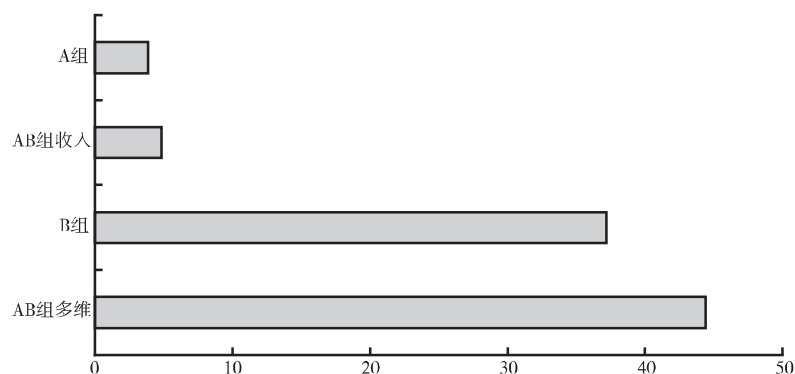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贫困组间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深度的比较

进一步按照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户籍状况和家庭所在区域对样本家庭进行分组,对不同家庭特征下各亚组家庭的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情况及两者之间的静态偏离程度进行测算,结果详见表 10。

随家庭人口增加,两种贫困的发生率及其重合度均表现出先降后升趋势,1 人家庭重合度最高(为 23.53%),3 人家庭两种贫困的发生率最低(均在 10%以下),3~5 人家庭两种贫困的重合度也较低,介于 13%~15%之间。在样本中 1~2 人的小规模家庭大多是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往往缺少收入来源,在健康、生活水平等方面遭受剥夺的风险也较大,而家庭成员较多的家庭同时陷入两种贫困的风险也越大,他们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孩子数量较多,并倾向于共同生活,分享有限的资源。

表 10 2014 年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分类静态比较 (单位: %)

	各业组家庭在 样本中占比	两种贫困发生率		三组贫困发生率			两种贫困的 静态重合度
		收入贫困	多维贫困	A 组	AB 组	B 组	
家庭规模							
1 人	7.66	17.71	10.90	12.26	5.45	5.45	23.53
2 人	19.82	17.11	12.73	12.12	4.99	7.74	20.08
3 人	23.40	8.55	7.69	6.63	1.92	5.77	13.41
4 人	18.55	14.25	13.95	10.65	3.59	10.35	14.59
5 人	14.90	14.51	18.18	10.73	3.78	14.40	13.08
6 人	9.20	16.77	24.10	11.00	5.76	18.34	16.41
7 人及以上	6.48	15.38	29.53	8.81	6.58	22.95	17.17
户主受教育年限							
文盲	28.96	25.40	26.07	15.71	9.69	16.38	23.19
小学	22.16	14.70	15.62	11.33	3.37	12.24	12.51
初中	27.45	9.82	10.25	8.03	1.78	8.47	9.73
高中	13.88	6.38	4.92	5.72	0.66	4.26	6.20
大学及以上	7.56	3.05	2.69	2.93	0.12	2.56	2.14
户籍状况							
农村户籍	70.32	18.18	18.74	12.62	5.57	13.17	17.77
城镇户籍	29.62	4.43	4.60	3.91	0.52	4.08	6.11
家庭所在区域							
东部	35.66	10.79	9.19	8.54	2.25	6.94	12.69
中部	24.49	14.90	15.12	10.66	4.23	10.89	16.40
西部	24.33	21.43	23.51	13.84	7.60	15.92	20.35
东北部	15.52	8.90	12.11	6.63	2.28	9.83	12.17

注: 采用收入贫困线 1.9 美元/天, 多维贫困临界值设定为 30%; 大学及以上包括大专毕业、本科毕业、硕士和博士毕业。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重合度 = 收入贫困且多维贫困人口 / (收入贫困人口 + 多维贫困人口 - 收入贫困且多维贫困人口)。

随着户主受教育年限提高, 家庭陷入收入贫困或多维贫困的风险均显著下降, 同时, 两种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也显著降低。户主为文盲的家庭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均超过 25%, 而户主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家庭两种贫困发生率仅在 2%~7% 之间。Becker (1994) 就曾指出, 户主 (家长) 的教育对其他成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 从而影响整个家庭的福利, 本文的测算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户主为文盲的家庭两种贫困的重合度为 23.19%, 而户主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家庭两种贫困的重合度仅为 2.14%。

农村户籍家庭两种贫困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城市户籍家庭。同时, 农村家庭中两种贫困的重合度也明显低于城市家庭, 前者为 17.77%, 后者仅为 6.11%。

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均与家庭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 两种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也与家庭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西部地区家庭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 (分别为 21.43% 和 23.51%), 两种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也最高, 超过 20%。

通过对样本家庭按照不同特征进行分组比较发现, 随着分组的变化两种贫困的发生率成

正相关关系,即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亚组,往往多维贫困发生率也较高。同时我们还发现,贫困发生率越低的亚组,两种贫困的重合度也越低,反之亦然。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巨大的静态偏离说明,同一家庭并不一定会同时遭受两种贫困。因为一个家庭拥有足够的收入购买基本一揽子商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真正购买到这些商品(Hulme和Shepherd,2003),而且家庭收入或消费的统计可能并不准确(Dercon和Krishnan,2000),再者,健康、教育和生活环境方面的改善对减轻收入贫困的积极影响往往是滞后的,尤其是当这些改善是来自于政府扶贫政策时(Tran等,2015)。因此,不论单独从收入还是多维角度来识别贫困,都会造成大量遗漏。

3.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状态转换趋势比较

从收入和多维两方面,按照不同标准在每个年份将样本家庭分为深度贫困、轻度贫困和非贫困三种状态,利用联合概率分布矩阵分析两种贫困的状态转换。表11中的左(右)两半部分分别表示收入(多维)方面分别处于深度贫困、轻度贫困和非贫困的家庭在样本中的占比从2010年到2014年的变化,行(列)数据表示2014年(2010年)三类家庭的占比。

表 11 2010~2014 年两种贫困状态转换的联合概率分布矩阵 (单位: %)

收入贫困 (2010 年)	收入贫困 (2014 年)				多维贫困 (2014 年)				多维贫困 (2010 年)
	深度贫困	轻度贫困	非贫困	总体	深度贫困	轻度贫困	非贫困	总体	
深度贫困	5.21	2.24	11.06	18.51	7.43	3.23	13.76	24.42	深度贫困
轻度贫困	2.85	1.78	10.67	15.30	1.51	1.63	6.54	9.68	轻度贫困
非贫困	5.29	3.31	57.59	66.19	5.60	3.95	56.36	65.90	非贫困
总体	13.35	7.33	79.32	100	14.53	8.81	76.66	100	总体

注:收入方面,深度贫困家庭按人均收入小于等于1.9美元/天的标准识别,轻度贫困家庭按人均收入大于1.9小于等于3.1美元/天的标准识别,非贫困家庭按人均收入大于3.1美元/天的标准识别。多维方面,深度贫困家庭按 $k \geq 30\%$ 的标准识别,轻度贫困家庭按 $25\% \leq k < 30\%$ 的标准识别,非贫困家庭按 $k < 25\%$ 的标准识别。

从向上转换^①角度看,深度多维贫困家庭比深度收入贫困家庭向上转换速度更快,而轻度收入贫困家庭比轻度多维贫困家庭向上转换速度更快。在收入方面,2010年的深度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轻度贫困的占比2.24%,转换为非贫困的占比11.06%,合计占比超过13%,2010年的轻度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非贫困的占比10.67%。在多维方面,2010年的深度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轻度贫困的占比3.23%,转换为非贫困的占比13.76%,合计占比接近17%,2010年的轻度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非贫困的占比6.51%。

从向下转换^②角度看,深度多维贫困家庭比深度收入贫困家庭向下转换速度略快,而轻度收入贫困家庭比轻度多维贫困家庭向下转换速度略快。收入方面,2010年的非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轻度贫困的占比3.31%,转换为深度贫困的占比5.29%,合计占比8.6%,2010年的轻度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深度贫困的占比2.85%。在多维方面,2010年的非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轻度贫困的占比3.95%,转换为深度贫困的占比5.6%,合计占比9.55%,2010年的轻度贫困家庭到2014年转换为深度贫困的占比1.51%。

多维非贫困家庭比收入非贫困家庭的流动性更大一些,收入贫困家庭比多维贫困家庭的

① 向上转换是指家庭状态从深度贫困转换为轻度贫困或非贫困,以及从轻度贫困转换为非贫困。

② 向下转换是指家庭类型从非贫困转换为轻度贫困或深度贫困,以及从轻度贫困转换为深度贫困。

流动性更大一些。2010~2014年间,71.85%的深度收入贫困家庭、88.37%的轻度收入贫困家庭、12.85%的非贫困家庭发生了状态转换,同时期,69.57%的深度多维贫困家庭、83.16%的轻度多维贫困家庭和14.49%的多维非贫困家庭发生了状态转换。说明 Gunther 和 Klasen (2009)得出的结论——“贫困群体流动性较大,非贫困群体流动性较小”——同样适用于中国现阶段。

4.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动态偏离

仅从状态转换比例看,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差异并不大,但如果瞄准到每个家庭来考察两种贫困状态转换的动态偏离,即随着时间推移在收入脱贫的家庭中,同时实现多维脱贫的家庭占多大比例,发生多维入贫^①的家庭又占多大比例?本文借助动态转移矩阵对两种贫困之间的动态偏离程度进行了测算。

表12展示了在2010~2012年和2012~2014年两个时期内,家庭收入贫困状态转换过程中所伴随的多维贫困状态转换情况。从该表第三行可以看出,占样本数72.03%的家庭在2010年和2012年两个年份均处于收入非贫困状态,在这些家庭中,占比73.45%的家庭在以上两个年份也均是多维非贫困的,占比12.67%的家庭在时期内脱离了多维贫困,占比7.74%的家庭在时期内陷入了多维贫困,另外占比6.14%的家庭在两个年份始终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表12中其余各行数据均可照此解读。

在2010年和2012年两个年份均处于收入非贫困的家庭中有占比73.45%的家庭在这两个年份也都处于多维非贫困,而在2012~2014年,这一数值也高达77.11%。这说明,对富裕家庭或非贫困家庭来说,在收入和多维方面的动态偏离度较低。与此相反,对于贫困家庭,在收入和多维两方面的状态转换则存在严重偏离。2010~2012年,在收入脱贫的家庭中,只有22.8%的家庭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而有11.05%的家庭反而发生了多维入贫(反向转换),接近50%的家庭两个年份始终保持多维贫困状态,另外16.96%的家庭两个年份均为多维非贫困。2012~2014年收入脱贫家庭在多维方面状态转换情况与2010~2012年非常类似。2010~2012年,在收入上入贫的家庭中,只有11.35%的家庭同样发生多维入贫转换,而实现多维脱贫(反向变化)的家庭占比反而接近20%。2012~2014年的相应数值分别为13.75%和15.28%。在2010~2012年和2012~2014年,始终处于收入贫困的家庭中只有占比20%左右的家庭同时始终处于多维贫困状态。

总的来说,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很大的动态偏离,这种偏离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也有所不同。两种贫困的状态转换吻合度最高的是非贫困家庭,其次是持续贫困家庭,而对于那些短期贫困家庭(脱贫或入贫的家庭)来说,两种贫困之间的动态偏离度则相当高。之所以两种贫困间的动态偏离度如此之高,可能的原因包括:时期内收入水平的大幅波动;健康状况指标的波动(健康与收入变动弱相关);收入增加并不能用于购买一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相互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等等。因此,当家庭从收入角度看脱贫时并不意味着同时也脱离了多维贫困,反之亦然。单纯促进收入提高的扶贫政策并不一定能有效改善贫困家庭其他维度的福利缺失状况,而单纯改善健康、教育和生活环境的扶贫政策也不一定能在短期内促进贫困家庭收入的提高,因此,在制定实施扶贫政策时应兼顾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方面。

^① 本文中“入贫”指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与“返贫”的含义不尽相同,国内常用的“返贫”通常指贫困人口脱贫后再次陷入贫困。

表 12 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之间的动态转移矩阵 (单位: %)

收入贫困 状态转换	家庭在样本中 的占比	多维贫困状态转换			
		两年均非贫困	脱贫	入贫	两年均贫困
2010~2012 年					
家庭在样本中的占比	100	66.74	15.49	8.84	8.93
两年均非贫困	72.03	73.45	12.67	7.74	6.14
脱贫	12.66	49.18	22.80	11.05	16.96
入贫	9.46	57.71	19.27	11.35	11.67
两年均贫困	5.84	36.76	28.33	13.49	21.42
2012~2014 年					
家庭在样本中的占比	100	73.39	12.07	8.84	5.70
两年均非贫困	75.63	77.11	11.14	7.58	4.18
脱贫	10.01	66.71	14.83	10.28	8.16
入贫	9.02	62.40	15.28	13.75	8.58
两年均贫困	5.34	46.63	16.07	17.46	19.84

注: 以 2010~2012 年为例, “两年均贫困”表示样本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均处于贫困, “脱贫”表示 2010 年贫困但在 2012 年非贫困, “入贫”表示 2010 年非贫困但在 2012 年贫困, “两年均非贫困”表示样本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均非贫困; 收入贫困用 1.9 美元/天的贫困线识别, 多维贫困用 $k=30\%$ 的临界值识别; 各分类行中的比例相加为 100%。

5. 收入贫困状态转换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本小节的目的在于: 分析当家庭收入贫困发生状态转换(保持非贫困、脱贫、入贫、保持贫困)时, 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为简化分析过程, 本节只关注那些两个年份均处于贫困状态的持续多维贫困家庭。表 13 显示了在四种不同的收入贫困状态转换模式下, 持续多维贫困家庭在基准年份的 MPI 和时期内 MPI 的变化量。由于这些家庭在两个年份均处于多维贫困, 多维贫困发生率没有变化, 所以 ΔMPI 仅反映平均剥夺程度的变化。

表 13 收入贫困状态转换对多维贫困家庭 MPI 指数的影响 (单位: %)

收入贫困 状态转换	2010~2012 年均为多维贫困的家庭		2012~2014 年均为多维贫困的家庭	
	2010 年 MPI	2010~2012 年 ΔMPI	2012 年 MPI	2012~2014 年 ΔMPI
两年均非贫困	39.40	-0.46	39.13	0.49
脱贫	41.26	-1.22	40.91	1.88
入贫	41.52	-1.44	40.03	2.13
两年均贫困	42.87	-1.40	41.00	1.33
平均	40.60	-0.90	39.80	1.03

无论在收入方面家庭是向上转换(脱贫)、向下转换(入贫), 还是保持原状(保持贫困或非贫困), 2010~2012 年, 持续多维贫困家庭 MPI 均略有下降, 而在 2012~2014 年, 这些家庭的 MPI 均略有上升。说明持续多维贫困家庭的平均剥夺程度在第一时期有所降低, 而在第二时期又略有提高, 这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在第一时期的快速下降(降幅为 3.2 个百分点)和第二时期的小幅下降(降幅为 0.99 个百分点)趋势不无关联。但在同一时期内, 对持续多维贫困家庭来说, 无论他们的收入贫困状态发生何种转换, 他们之间 ΔMPI 的差异

是极其微小的,这进一步证明收入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会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产生显著影响。

四、研究发现及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处理,本文得到10148户家庭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三个年度的面板数据,利用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贫困线标准测度收入贫困,采用目前被广泛使用的A-F双界限法测度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静态偏离情况展开讨论,重点分析了不同组别家庭两种贫困静态偏离度的差异,并借助联合概率分布矩阵和动态转移矩阵系统考察了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间的动态偏离情况,分析了收入贫困状态转换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研究发现:(1)在2014年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几乎相同的发生率之下,两种贫困所涉及的家庭却存在很大差异,两类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仅为17%。分组比较发现,贫困发生率越高的亚组,两种贫困的静态偏离程度往往越低,人口数较多(5人以上)或较少(1~2人)的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较少的家庭、农村家庭、中西部家庭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风险相对较高。(2)无论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在2010~2014年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深度收入贫困发生率的降幅明显小于轻度收入贫困。(3)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家庭状态转换比例差异并不大,均表现出“贫困群体流动性较大,非贫困家庭流动性较小”的特征。但是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家庭的动态偏离程度却很高,在收入脱贫(或入贫)的家庭中同时发生多维脱贫(或入贫)的家庭占比一般不超过20%。(4)但在同一时期内,对持续多维贫困家庭来说,无论他们的收入贫困状态发生何种转换(脱贫、入贫或始终贫困),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极其微小的,这意味着收入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会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加快研究制定兼顾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统一识别方案,真正做到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根据本文的分析,多维贫困家庭中大部分并非收入贫困,而收入贫困家庭中大部分也并非多维贫困,这就给贫困识别工作加大了难度。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用于识别家庭贫困的措施主要有“建档立卡”制度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两大类。建档立卡户的识别以家庭收入为主要识别标准,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农村低保对象识别主要看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综合考虑家庭财产多少,有无老、弱、病、残成员,是否遭受自然灾害等其他因素(朱梦冰和李实,2017)。但是,对于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衡量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量标准,有些地方主要凭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的印象选出村子中的困难家庭,也有些地方主要采取村民投票的方式,难免会造成错误识别扶贫对象的问题,尤其容易遗漏多维贫困但收入非贫困的家庭。

(2)进一步完善针对不同类型贫困户进行分类施策的政策体系。根据本文的结论,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的相互影响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单纯促进收入提高的扶贫政策并不一定能有效改善贫困家庭其他维度的福利缺失状况,而单纯改善健康、教育或生活环境的扶贫政策在短期内也难以促进贫困家庭收入的提高。当前我国的精准扶贫战略要求,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建议在现有分类施策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将贫困群体分为收入贫困且多维贫困家庭、收入贫困但多维非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但收入非贫困家庭三种类型,进而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维度

进一步细分贫困类型,并根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关系,理顺各项扶贫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制定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互补的减贫政策体系。

(3) 中国目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入攻坚拔寨时期,深度贫困家庭作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应该得到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口不仅是指人们通常认为的收入水平低下所导致的绝对贫困,也包括在众多福利指标上遭受剥夺。精准扶贫工作在向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家庭倾斜和侧重时,不仅要实现收入脱贫,还要使得深度贫困家庭和地区在教育、健康、生活条件等方面同时有所改善,实现全面小康。

参 考 文 献

- [1] Alkire S., Foster J. E., Seth S., Santos M. E., Roche J. M., Ballon P., 2015,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Alkire S., Roche J. M., Vaz A., 2017, *Changes Over Time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for 34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94, 232~249.
- [3] Baulch B., Masset E., 2003, *Do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Indicators Tell the Same Story About Chronic Poverty? A Study of Vietnam in the 1990s* [J], *World Development*, 31 (3), 441~453.
- [4] Becker G. S., 199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Bourguignon F., Chakravarty S.,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 (1), 25~49.
- [6] Cutler D. M., Lleras-Muney A., 2010,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Health Behaviors by Education*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9 (1), 1~28.
- [7] Dercon S., Krishnan P., 2000, *Vulnerability, Seasonality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 (6), 25~53.
- [8] Dhongde S., Haveman R., 2017,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in the U. 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3 (2), 477~500.
- [9] Foster J., Greer J., Thorbecke E., 1984,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J], *Econometrica*, 52 (3), 761~766.
- [10] Foster J., Greer J., Thorbecke E., 2010, *The Foster-Greer-Thorbecke (FGT) Poverty Measures: 25 Years Later*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8 (4), 491~524.
- [11] Gunther I., Klasen S., 2009, *Measuring Chronic Non-Income Poverty* [A], In Addison T., Hulme D., Kanbur R. (eds.), *Poverty Dynamic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Houghton J. H., Khandker S., 2009, *Handbook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C], World Bank.
- [13] Hulme D., Shepherd A., 2003,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 [J], *World Development*, 31 (3), 403~423.
- [14] Ravallion M., 2016,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Santos M. E., Villatoro P., 2018,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for Latin America*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4 (1), 52~82.
- [16] Sen A., 1976,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J], *Econometrica*, 44 (2), 219~231.
- [17] Sen A., 2000, *A Decade of Human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1 (1), 17~23.
- [18] Tran V. Q., Alkire S., Klasen S., 2015, *Static and Dynamic Disparities between Monet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Evidence from Vietnam* [A], In Garner T. L., Short K. S. (eds.), *Measurement of Poverty, Depriv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C],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9] 冯贺霞、王小林、夏庆杰：《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20] 王春超、叶琴：《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J]，《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21] 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2] 张全红、周强：《中国贫困测度的多维方法和实证应用》[J]，《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7期。

[23] 朱梦冰、李实：《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农村低保政策的瞄准效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Static and Dynamic Comparison between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Li Bo¹ Zhang Quanhong¹ Zhou Qiang² Mark Yu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3.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arleton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Objectives: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static and dynamic disparities between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to quantitative analyz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Research Metho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was measured by A-F dual cut-off approach. The state transition and dynamic disparity between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ere investigated by joint probability matrix and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Research Findings:** The head rate and state transition rate between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re similar, but there are huge static and dynamic disparities between this two types of poor families. The overlap of these two types of poor families is only 17% in 2014. Among those who rose (or fell) in income dimensional, generally less than 20 percent of families also rose (or fell)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during 2010~2014. The alleviating progress of extremely poverty is very slow. **Research Innovation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hanges in family poverty could be accurat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grouping of samples by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ic disparities of the two types of poverty among families in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The disparity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poverty was extende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Research Value:** To provide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anti-poverty.

Key Words: Incom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F Dual Cut-off Approach; Static Disparity; Dynamic Disparity

JEL Classification: I20; I31; I32

(责任编辑：白延涛)